

中国文联晚霞文库

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
AND ART CIRCLES
"EVENING GLOW" LIBRAR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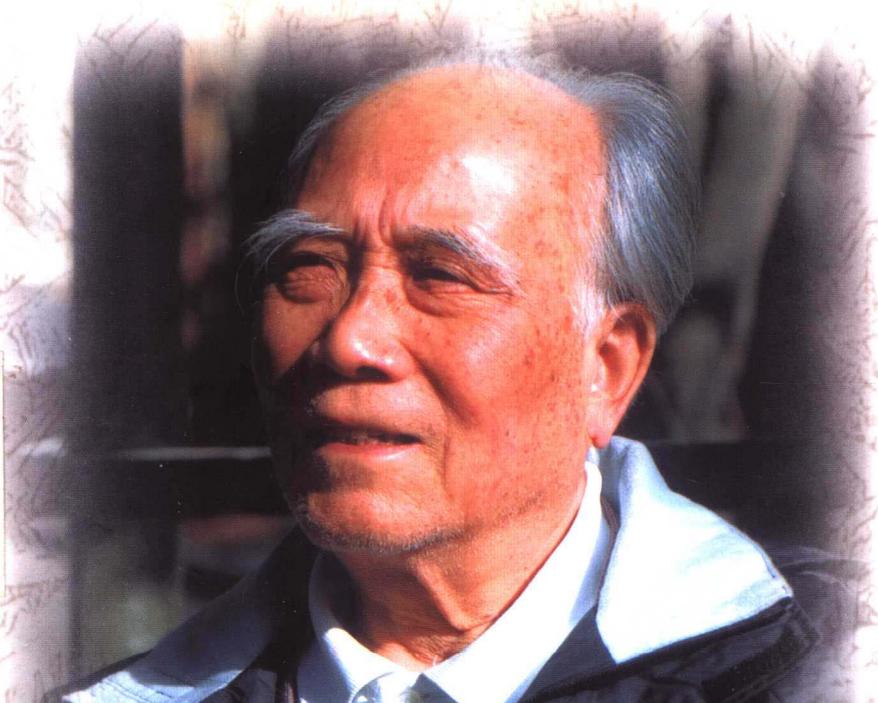
四行日记

魏巍文集 续二卷



魏巍 /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中国文联晚霞文库

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
AND ART CIRCLES
"EVENING GLOW" LIBRARY

四行日记

魏巍文集 续二卷

魏 巍 /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四行日记：魏巍文集·续二卷 / 魏巍著.

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08.1

ISBN978-7-5059-5747-3

I . 四… II . 魏… III . ①魏巍—文集 ②日记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 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95156号

书名	四行日记—魏巍文集续二卷
作者	魏 巍
出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026)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 烨
责任校对	肖 虹
责任印制	焉松杰
印刷	北京人卫印刷厂
开本	850×1168 1/32
印张	15.5
插页	4页
版次	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978-7-5059-5747-3
定价	28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魏巍（原名魏鸿杰）著名作家、诗人，曾用笔名红杨树。1920年3月6日出生，河南郑州人，汉族。1937年秋奔赴山西前线参加八路军。1938年4月于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长期战斗在晋察冀根据地及华北战场。曾任团政委、总政创作室主任、北京军区文化部长、军区政治部顾问等职。是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书记处书记。现任中国文联荣誉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委员，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。作品有：《魏巍文集》（十卷）；散文集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、《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》、《壮行集》、《魏巍杂文集》、《魏巍散文选》等；诗集有《两年》、《黎明风景》、《不断集》、《红叶集》、《魏巍诗选》；长篇小说有革命战争三部曲《地球的红飘带》、《火凤凰》、《东方》等。其中散文集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。长篇小说《东方》获首届茅盾文学奖、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首届人民文学奖。《地球的红飘带》获“人生的路标”奖及人民文学奖。



1952年夏在前沿阵地坑道内与战士打扑克



1950年12月进入朝鲜，与警卫员宗金义同志合影



1992年8月，在哈尔滨与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写到的志愿军英雄人物王宿启（右二）、马玉祥（右一）及活烈士李玉安（左二）、井玉琢（左一）合影



1965年夏，魏巍（左一）、巴金（左二）、杜宣、
菡子（前左一）与越南同志合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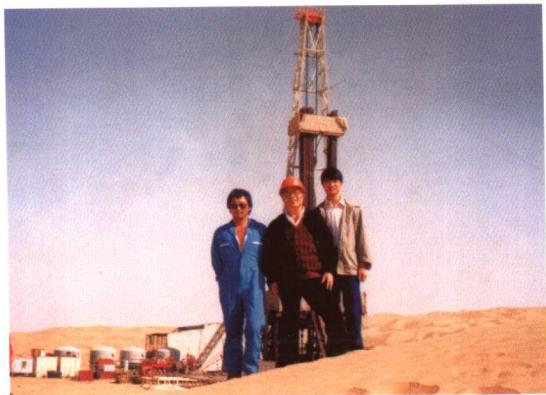
巴金、魏巍与越南作家座谈



与越南空军飞行员合影



与江汉石油学院同学在一起



1990年9月在塔克
拉玛干腹地塔中一号与
石油工人在一起



1990年12月，
在胜利海上油田

1983年6月，在大渡河边与老船工勇士高



1983年访长征路脚崴伤，半月疗养后，经宝兴在汉白玉山下锅巴桥上休息。左立者为夫人刘秋华





1983年访长征路脚崴伤后，继续探访当年红军走过的栈桥



1984年8月，于卓木足与给红军带路当过苏维埃主席藏族老人在一起

1984年8月，在黑
水中芦花与藏族老人业
格合影



1984年8月，探访毛儿盖索尼寺院

目 录

二次赴朝日记 (001)

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至一九五三年一月八日

赴越日记 (180)

一九六五年七月九日至十月十三日

长征路寻访日记 (306)

一九八三年五月十日至七月十一日

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十一日

石油战线巡礼 (463)

一九九〇年九月三日至十月四日

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

二次赴朝日记

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至一九五三年一月八日

我第一次入朝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后的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至次年三月。这次入朝只记了些访问笔记，未记日记。这里的日记系二次入朝的记事。自一九五二年六月至一九五三年的一月。

一九五二年

六月四日

夜十一时由京乘车赴朝。秋华送别。她在人们面前似乎很不好意思向我招手，可终于向我招了招手，然后跑去了。

我坐在车窗前，凉风吹着，我一直想了几个小时，我竭力使自己了解这一次行动的意义，增加我这次行动的力量。我想着，我这是带着许许多多人们的愿望，真挚而热诚的瞩望去的，我是去参加作战，用我的笔参加作战去的。我兴奋而又严肃。很晚才睡了一下。

六月五日

下午二时到达沈阳。趁空和谷世范同去看了电影高尔基的《我的童年》，又引起自己对这位非凡的作家的景慕。夜深，至东北招待所，房间异常漂亮，真使人想住下去，但我知道此行是带了多

少人的愿望，仍决定第二天走。

六月六日

遇蔡顺利部长所率的政工实习团。早晨到后勤办手续，他们很费心地帮我考虑如何走。有两个女同志拿出小本子让我给她们签字。于是使我想到，今后应如何去帮助她们。“她的成长”这个标题忽然闪到我脑子里。

晚和叶部长等一起出发。

六月七日

晨抵安东，住锦江山，与蔡部长所率实习团又相遇。锦江山风景宜人，绿树鸟鸣，与远方游玩了一趟，登上一块高石，遥望南岸朝鲜，虽然高射炮不断，但儿童们自由快乐地游玩。使人更易了解朝鲜战争的意义。

天色微阴，蔡部长决定提前出发。十时，汽车开动。到郊外野餐，他又动员了一回。坐上车继续走，看到一个岔路，插了一个牌子：“由此路开往朝鲜”。不断地看见小孩子，望见我们的汽车，就扬起小手。其中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孩，也立在门口向我们扬手。大家很感动。十二点五十分跨过鸭绿江。水平而静。

过江后，即不断地看见穿白衣的朝鲜人，赤脚在田里插秧除草，小孩子在水里摸鱼，在学校的门口玩，妇女顶着东西，在路上行走。一路水明山幽，稻田水光倒映着山影，树林茂密，村头的垂柳，房舍的东方风味，引人入胜。

中午，在一户农家休息。小孩的腿上有伤，房东女人说，是美国“边机”打的。接着她告诉我们，这里昨天打下了一架美机。朝鲜人刚一接触，是不容易看到他们的热情的，可是只消相处一会儿，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热情了。老妈妈的两个儿子参加了人民军，大儿子牺牲了，还有一个活着。老妈妈垂着一只膀子，在我们跟前静静地坐着。她摸了摸干枯的眼睛，并没有掉眼泪。在这静静的目光

中掩藏着一种看不见的，但是可以感觉到的抵抗灾难的强大力量。

我和远方在房里休息，房东的姑娘穿着一件粉红上衣，一条黑裤子，坐在我们身边，语言不通，她拿了铅笔和小本子和我们笔谈。她告诉我们她是平壤特别市的人民学校的教员。她看我嫌炕热，把她家的被子给我铺上。还掏出一个身份证件一类的东西给我们看，她二十二岁。她几乎不愿向我们谈什么灾难方面的事情。后来甚至不愿离开我们了，给我们写了她的地址，叫我们回到她那里去。临走时，她又帮我们拿东西送行。我想和她握手，但没有握。

下午四时，汽车又开动了。目的地只离我们有六十里。山路更窄，但公路修得很好，两边的树几乎要接在一起。在绿阴下大家谈笑。这一车人都是干部，有一两个年轻人特别活跃。一个政治干部，他特别爱发议论，唯恐别人对当前的现实不懂或了解得不正确。在村子里时，他给房东一些罐头和饼干，又给大家解释，在北京下饭馆，一次多找了六百元，他马上送还了掌柜，当时整个屋子里的客人都用惊奇钦佩的眼光看他。他说：花六百元就买了个好影响。现在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了解我们，很需要让他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切身体验。和他开玩笑的对手说：“那么，你给我一千元，叫我对你有个好影响吧，这是应该的，并不是用钱买的！”说得大家都笑了。他的对手是个天真的人，老爱在他的周围发现可笑的东西。他本来已经哈欠不断，但他一看到人们打盹的可笑的样子，马上自己哈哈地笑起来了，笑得也不困了。

黄昏，到了目的地，志愿军总部。房子都东倒西歪，屋里散乱。可是街上却有些热闹。还有中国和平理发馆、中华料理食堂等。朝鲜女人也穿得很整齐地在街上走。这里的工厂遭到部分的破坏，变压器、铁轮子在一边扔着，矿石的斗子在空中的高架线上

停着。

晚上，我们住在一个大矿洞里。洞子里还流着水，岩石上潮得也向下滴水。但挨着一边，却钉起了木板房间，亮着电灯，还有很大的饭堂。吃过饭，小屋子挤满了人，蔡部长、叶部长、邱参谋长（邱蔚同志），还有王洁清。我上去和邱握手，大家就闲扯起来。邱问我第几次来，我说第二次来，他说，变化可太大了。接着，他就谈起这次战争的残酷性，说有的阵地落了几千发炮弹。战士修工事的木头，一支支接起来，可以到四川成都。现在战士一天不停地打着洞，敌我阵地最近处只有一百多米，双方阵前的尸体都没有办法弄下来。战士在洞里也没有灯，下来时是被担架抬着，看不见东西。我问起杨成武司令员，他说，杨司令员害了失眠症。见电灯一亮，脸就变了颜色。我问怎么得的失眠症，他讲，杨司令在上次战役中，打得很紧，最后一个团战斗力只剩一百多人，只好几个团编在一起，后备力量也只剩下两个营，杨讲，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用。他彻夜不眠，有时叫：邱蔚同志，我们要研究！那时陈彷仁不断来电话：“不行呀！”这样好几个团编在一起，守一个主要阵地，才克服了危机，从这以后杨就失眠了。

以后又扯起了许多人的情形。谈起了谁在“三反”中如何等情形。蔡问，你怎么样，邱说也没啥。以后邱谈起换班时，要求学习的事，又说，我什么时候当过参谋长呢，我干不了这个事。蔡说，参谋长还不是打仗吗？……他还是说老马不能拉火车。

叶部长是一个可爱的人，遇到可笑的事情，他就爽朗地笑一阵。不知为什么他爱拍腿，好像不断有蚊子爬上他的膝盖，拍了以后也毫不觉得疼。

王洁清，过去我听说过没见过，人称八大怪之一。谈起话毫无拘束，不知会说到哪里。他嘲笑中国妇女封建，说，她们不看我，我也不看她们。你看，她既不看我，我何必看她呢！……还说，你们做

保卫工作的，就是心眼多等等。

不知不觉又到了十二点。他们性格的直爽明朗，又给了我一个鲜明的印象。

六月九日

到宣传部。同卓部长、李部长谈了谈。李在去年谈话很少看我，今年却有很大不同，蒙他特别优待，把眼光投到我脸上。他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自己说了一句话，就马上笑一阵，这个笑，似乎是这些都好像不该说，而他说出了，他笑一阵来企求别人的原谅。

已订好初步计划，准备先到 63 军，然后到人民军，再到平壤，最后到后勤等单位。

晚上，也许由于过度疲劳，睡觉中，旧病复发，脑子奇痛。

六月十日

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大半日。住在一个矿工家里。老头子是个老矿工，现在病着。一个儿子还在矿上，还有老头子的几个小儿子和女儿。一家人夜里盖着一条破被滚在炕上，也有的赤着身子躺着。吃的是高粱面和绿树叶子混在一块的饼子。他们的日子多苦啊。

六月十一日

早晨，房东老太太一发现我起来（她像是专注意这件事），就给我端来一大盆热水。她一整天都赤着脚在山坡上劳动，一边还这样照看我。人民多么好，多么善良勤劳，可是美国野兽却要毁灭他们。

六月十二日

翻过山去参加政治工作会议。看到路扬和廖鼎琳，我和廖几乎拥抱起来了。虽然他是我的上级，但我们有亲密的友情。他朴素、老实、肯干，就是文化低些。西征绥远时，我的衣服少，他曾把他的粗布褂子给我。西征绥远，是我的工作经历中满意的一段。

今天听甘泗淇副政委的报告。他批判了严重的官僚主义，提出反对政治工作的空喊主义，要给战士以尽可能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。在物质生活上，他提出物质是决定精神的，战士每天守坑道直不起腰，见不到阳光，连烟也抽不上。而在精神生活上，领导只是不断地冷冷地批评。政治工作不合乎人情，不给人以温暖和安慰。今后一定要使战士快乐，使战士们乐于抗美援朝，乐于视死如归。他并且说：古来用字，多么气魄，如归，比如明天咱们的李部长要回去了，有什么可怕呢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哄然大笑以后，他又谈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建设支部工作。他叙述“三反”中有许多重大收获，为过去的政治工作所少见。许多领导干部的歪风，连上级也无法整的，这次都让支部整出来了。他盛赞支部的伟大力量，这力量可以克服一切。他说今后他不多抓，就抓这一个环节。整个讲话的精神，就是反对政治工作中脱离群众，脱离实际的倾向，贯彻爱党的观念。他讲话爱笑，两个鬓角深入，脑袋上只有一小撮头发。

讲话中陈赓将军不断地插话。甚至有时抢着讲起来，不知谁是主讲。他的鬓发也秃了，可是面色赤红，胡子浓黑，十分健康，扣子解开，露着怀。他像一匹没有受过拘束的骏马。说话热烈、尖刻、俏皮，他的补充把内容强调得非常明确肯定，不容怀疑，而且丰富多彩。他的话，总使听众大笑。当甘主任讲到后勤某首长处理一件恋爱事件异常过分时，陈赓立刻插话说：“就他一个人长着鸡巴，别人都没有长着鸡巴！”使得会场上大笑不止。虽然如此，但透过这一切，使人深感他的嫉恶如仇和维护真理的热烈精神。这个人一直到他胡子变白，也变不了这个性格。

晚上看过电影与黎娜同归。她，很热情，有着女同志可贵的东西。